

> 美食

乡寨杀猪饭,最抚凡人心

□ 何俊

春节前一个月,最热闹的事情就是吃杀猪饭。吃完这家,吃那家,来来回回像流水席似的,大口吃肉、大口喝酒带来的幸福感,不亚于过年。

只要回到故乡,总能赶上杀猪饭。这次是朋友的朋友家在办宴席。我们骑着电动车穿过红褐色的橡胶林,临近晌午到达寨子。这时猪早已杀好,一整颗猪头放在芭蕉树下。宾客正陆续地赶来,有人扛箱啤酒,有人拎桶食用油,地上堆着各种礼物。主人和我不熟,打过招呼后,他端上瓜子茶水,招呼我们去阴凉处歇着。来的人互相认识和不认识的都有,傣族、哈尼族、汉族……不同民族的人们一起过节吃饭,热热闹闹、其乐融融。

人群中支着烤架,上面的肉熟

了,油滋啦啦地冒着烟,光是闻一闻,就会垂涎三尺。谁要是先饿不住了,拿起火钳夹块肉,吹掉白白的灰,一口下去,脸上立马露出满足的表情。见饭还没熟,大家主动找活干,既是客人,也是帮工。几个男人提刀坐在砧板前,把大肉分割成小肉,五花肉切成了均匀的小块,后腿肉切成了薄片又细细地剁成碎肉,刀剁的方式最大程度保留肉的柔嫩口感和营养成分,符合当地人对食物本味的追求。没有刀的人,那就择菜、洗菜,主打一个勤快,见活就干。烟熏火燎的厨房,沾着水的菜和油一接触,便噼里啪啦地爆开,锅里立刻热闹起来,女人们轮番上阵,挥舞着锅铲,忙个不停。

菜是地道的农家菜,却是最丰盛的,

一碗色泽红亮的生猪血,入口即化,拌了佐料的猪肉剁生,主打的就是一个新鲜,还有烤的蕉叶包烧肉、泡椒爆炒的腰花,地里现摘的萝卜煮排骨汤……那些猪油炒出来的蔬菜,吸饱了油脂,亮汪汪地闪着光泽,再配上自家腌的泡菜、香软的糯米饭,满满当当地摆了一桌子,每桌的配置相同,来自不同民族的做法,看着让人心生欢喜。

几杯白酒下肚后,众人渐渐显了原形,声音开始变高,额头冒出了汗珠,他们敬酒没有任何铺垫,绝不会和你谈诗歌和文学,一把搂住你,开口就是:“能喝吗?这杯要干,祝你样样好。”说话非常直接。喝了酒的女人感觉有许多话要发表,兴奋地打开了话匣子,坐在我旁边的阿姨,更是滔滔不

绝,从她自己讲到家庭成员,大大小小的事情,一股脑地全部讲出来,单纯又坦诚,感觉有些可爱。酒至半酣时,有人开始载歌载舞,踩着节奏,迈着步伐,舞姿变换着花样,跳到高兴时还会互相踹一脚,跳累了就喝酒,喝多了又接着跳。我心想为啥他们这么容易快活,而有些人却很难开心呢?大概是他们活在当下,只要今天吃好喝好就心满意足,不去想太长远的事情。

一头猪一顿吃不完,晚上还要接着喝酒,接着舞。宴席上有些人会留下来吃晚饭,也有些人早已喝得酩酊大醉,晚上多半不会再来了。新的宾客抱着礼物又陆续地进来,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笑容,好像只要吃上一顿杀猪饭,今年才算真正有了滋味。

> 书评

于书页间触摸云南:一场文化与历史的漫游

□ 张钰

当“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”成为人们追寻诗意栖居的共同向往,我们不禁会思考:云南这片土地的文化根脉究竟何在?其历史纵深又该如何解读?由宋家宏主编、云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《名家笔下的云南·经典作家篇》,无疑是这份疑惑的生动解答。此书以二十九位中外作家的经典笔墨为经,以百年时光为纬,展现了一幅流淌着诗意与温度的滇境长卷。这部选集不单是一次文学作品的集结,更搭建了跨越时空的文化对话平台——在这里,朱自清笔下的蒙自、老舍眼中的昆明、沈从文描摹的埃德加·斯诺记录的马帮,共同诉说着云南“山河之盛”与“人间温情”的永恒话题,也让读者能透过纸上的文字,读懂云南的底蕴与魅力。

文字作为历史的“活化石”

《名家笔下的云南·经典作家篇》最鲜明的特色,在于对“在场性”的坚守。主编宋家宏在《编者的话》中明确阐释了选编的主旨:之所以将散文作为丛书的文体主体,正是看重这一文体“现实的真实性”与“作家的在场感”,他直言“散文这一文体特别强调现实的真实性,强调作家的在场感,而散文作为文学的想象空间是有限的”。也正因如此,书中的文字跳出了单纯的文学审美范畴,成为记录云南百年变迁的“活化石”。

抗战时期,大批文人南迁,云南也由此成为作家们的“在场书写”之所。朱自清在《蒙自杂记》里,用“小得好,人少得好”精准概括这座滇南小城的特质,他笔下的蒙自“城里只有一条大街,不消几趟就走熟了……不论城里城外,在路上走,有时候会看不见一个人。整个儿天地仿佛是自己的;自我扩展到无穷远,无穷大”。这样的描摹绝非简单的风景书写,而是战乱岁月里,知识分子对“静味”的珍视——蒙自的宁静,正是他们在烽火中守护的精神栖居地。老舍在《滇行短记》中,将昆明与北平对照着写:“昆明的建筑最似北平……花木则远胜北平……昆明终年如春,即使不精心培植,还是到处有花……入眼浓绿,使人心静。”文字里满是对故乡的思念,也藏着对这座后方城市

“静秀可喜”气质的赞叹,更让抗战时期云南的文化韧性跃然纸上。而沈从文的《云南看云》,更将这种“在场”升华为深刻的生命哲思。他写道:“云南特点之一,就是天上的云变化得出奇。尤其是傍晚时候,云的颜色,云的形状,云的风度,实在动人。”在他的笔下,云早已超越自然现象的范畴,成为承载时代记忆的“象征”——战时的云,是“苦难的标记”;和平的云,是“美丽的装饰”。这种将个人体验与时代命运紧密交织的书写,让“在场”二字有了更深沉的历史重量。

多民族共同体的“文字拼图”

《名家笔下的云南·经典作家篇》以不同作家的多元视角为碎片,展现出云南自然与人文多元共生的魅力,拼贴出了多民族共同体的鲜活图景,让“五彩斑斓的云南生活”不再是抽象的符号,而是可感可触的生命体验。

书中既有对自然景观的生动描摹,更有对人文风情的细腻刻画。汪曾祺笔下的“翠湖光影与市井温情”,将昆明的烟火气娓娓道来;巴金记录的“默庐窗前的清宁”,藏着知识分子在艰难岁月里的执着坚守;萧乾书写的“血肉筑成的滇缅路”,彰显出了云南在抗战时期的重要战略意义与厚重民族精神。尤为特别的是埃德加·斯诺的《马帮旅行》,他以独特的异域视角和幽默笔触,还原了古老商路的独有特色:“马帮旅行从来没有预定的时间表……你不可能派你的听差先去通知……‘我们定于明早五时四十三分出发的马帮前往大理’。”这段文字不仅精准复刻了马帮文化的独有节奏,更以外国记者的旁观视角,为云南的多元叙事增添了国际化维度。

值得一提的是,书中对“多民族生活”的书写,绝非流于表面的“他者想象”,而是建立在真实体验之上的平等对话。无论是火把节的烈焰、梯田里的稻香,还是雪山下的袅袅炊烟,作家们都以“参与者”而非“旁观者”的姿态,捕捉多民族共同体之间的精神共鸣。

从“昨天”到“今天”的精神联结

《名家笔下的云南·经典作家篇》为读

者搭建起了一条贯通古今的时光纽带,赋予云南故事厚重的历史纵深感。从编者的话中可以知道,编这部丛书的初衷,正是“让今天的读者更为集中地理解昨天云南的景观与人物,以及今天云南正在发生的巨变”。书中收录了不同代际作家的作品,读者得以循着文字的足迹,重返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烽火岁月,回首五星红旗冉冉升起的光辉时刻,感受改革开放时期的蓬勃朝气,最终清晰读懂当下云南日新月异的历史巨变。

这时光的纽带,就藏在字里行间的对比与呼应之中。朱自清笔下那座“玩具似的”蒙自小城,在如今的现代化发展中依旧保有独有的韵味;老舍由衷赞叹的“终年如春”的昆明,如今早已成为家喻户晓的“春城”文化符号;沈从文凝望的“变化得出奇”的云,依旧在云南的天空下舒展翻卷,演绎着全新的故事。文字里的云南,既是“昨天”的鲜活历史记录,更是“今天”的深厚文化底蕴——正如书中想要传递的,翻开这卷书页,便读懂了“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”。这份跨越时空的精神联结,让遥远的历史不再是泛黄的旧纸堆,而化作滋养当下的沃土。

作为文化坐标的“文字云南”

在当下快节奏的阅读环境中,该书为读者开辟了“慢阅读”的空间——循着文字的肌理,触摸云南深厚的文化根脉。这部选集并非单纯的文学作品集,更可视为一座立体的“文字博物馆”:朱自清的细腻笔触、老舍的幽默文风、沈从文的深邃哲思、斯诺的客观视角,共同构成了关于云南的“文化宝库”。

对于研究者来说,书中的一篇篇文本,是梳理云南百年社会变迁的珍贵文献;对于普通读者而言,翻开书页便是一场与文学大师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;而对于云南本身,这部作品更是一张镌刻着文化自信的“精神名片”。

当流云再次掠过苍山积雪,当笔墨再次浸润洱海明月……《名家笔下的云南·经典作家篇》正向我们娓娓道来:云南的美,从来不止在山水之间,更藏在文字之中——那些被经典名家写进岁月肌理的故事,终将在时光长河里,永恒绽放光彩。



《风雪情》(国画)

靳自刚 作

> 诗苑

雪痕

□ 杨鸿春

不期而遇的精灵,
在窗棂上轻舞;
奔出暖房,
拥向洁白的旷野。
春的讯息在风中低旋,
以无声的足尖,
叩醒沉睡的心房,
燃亮眸中的星火。
往事是泛黄的诗笺,
在雪花中重写;
感动是初生的蝶茧,
在等待中舒展。
俯首,那六角形的诗篇,
化作掌心的春天。